

清水出芙蓉

扬州清曲艺术

韦明铎 韦艾佳◎著

广陵书社

扬州艺术丛书（第二辑）

丛书主编
执行主编

陆苏华 季培均
韦明铎 杨文昭

扬州艺术丛书（第二辑）

丛书主编 陆苏华 季培均
执行主编 韦明铨 杨文昭

清水出芙蓉

扬州清曲艺术

韦明铨 韦艾佳◎著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清水出芙蓉 : 扬州清曲艺术 / 韦明铎, 韦艾佳著
— 扬州 : 广陵书社, 2012. 10
(扬州艺术丛书 / 陆苏华, 季培均主编. 第2辑)
ISBN 978-7-80694-876-7

I. ①清… II. ①韦… ②韦… III. ①扬州清曲—介绍 IV. ①J8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9442号

书 名 清水出芙蓉: 扬州清曲艺术

著 者 韦明铎 韦艾佳

责任编辑 胡 珍

出 版 人 曾学文

封面设计 葛玉峰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开 本 720 毫米 × 1050 毫米 1/16

印 张 10.875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94-876-7

定 价 32.00 元

全变融《海内群书及水部集》

扬州市文艺工作者

谨以此书献给扬州建城2500周年

《扬州艺术丛书第二辑》编委会

顾 问 袁秋年

主 编 陆苏华 季培均

执行主编 韦明铎 杨文昭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戈 弘 韦明铎 朱运桃 朱福桂

祁淑惠 杨文昭 杨 帆 沈 蓓

陆苏华 周启云 季培均 姜庆玲

赵昌智 栾 虹 钱艺春

扬州·城市·文化

——写在丛书出版之际

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国家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同志说过,“城市不是钢筋、混凝土的堆砌物,而是不断生长着的生命体,而文化就是这个生命体的灵魂。”的确,如果说一座城市的骨骼是建筑,血脉是经济,那么它的灵魂就是文化。在扬州这座古城里,文化造就着扬州城的气质,彰显着扬州城的魅力,也决定着扬州城的发展。扬州的城市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群落、一组建筑、一片街区,也不仅仅是扬州城市个性因素的聚合,更是色彩与形态的展现、历史与现代的交辉!

文化造就着扬州城的气质。

“青砖灰瓦马头墙,飞檐翘角花格窗”,丰富的文化符号生动再现了扬州老城的记忆。登上唐城墙遗址,唐、宋古城的历史脉络清晰呈现;走进盐商的故宅,明清风云变幻历历在目;拜伏在史公祠堂,与那铮铮铁骨穿越历史的时空遥相呼应,神思交汇……也不妨漫步于蜀冈—瘦西湖景区,体会“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诗情画意;或闲步于“双东”古街、教场遗址,畅想“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倜傥风流。夜了,文昌阁下,霓虹灯闪,各种国际品牌店铺人流不息;古运河边,觥筹交错,好客的扬州人高朋满座,意兴正酣……扬州,鲜活地从历史中走来,优雅从容地融进未来,每一步,都浸润着浓厚的文化印迹;每一步,都显现着扬州城别致的城市气质。

文化彰显着扬州城的魅力。

文化的繁荣是城市的魅力之所在,深厚的文化积淀才能使城市充满发展后劲。扬州,2500年的历史,文泽深厚,群星辉耀,传统文化中的园林、工艺、美食、书画、戏曲等,无不闪现着创造者的灵感智慧,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远的不论汉朝著名书法家皇象,唐朝著名诗人张若虚、著名书法家李邕,宋朝著名词人秦观;近的不说现当代文豪朱自清、许幸之、毕朔望、韩伯屏、汪曾祺,艺术名人王少堂、张永寿、



孙龙父、林散之、桑宝松、李亚如等；单就清代数朝，便涌现出以郑燮、金农、罗聘等为代表的“扬州八怪”，以阮元、汪中为代表的“扬州学派”等，影响深远，泽荫后世。深厚的文化底蕴，赋予扬州人较高的文化素质，也彰显着扬州城独特的魅力。

文化决定着扬州城的发展。

法国思想家、城市问题专家皮埃尔·卡蓝默曾在访问中国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中国的发展速度让人震撼，但感触最深的是那些发展中的超巨型城市。它们规模的巨大超过了我的想象。每一次进入这样的城市都会让我发抖。但这样的城市对欧洲人来说非常乏味，它们显示的是技术的能量，没有灵魂。”而扬州，是一座建设与保护并行的城市，“就像一本打开的书，不同时期的建筑显现着城市的历史”。这得益于扬州历届市委、市政府领导对文化的重视与敬畏，得益于广大学者和老百姓对文化的珍视与守护，是他们使扬州古城得以整体完好地保护。人类城市的演进史表明，一座伟大的城市，它的人文特色是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城市人文精神培育的基础上慢慢形成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未来的城市发展将以文化定输赢。而扬州，就在这条“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道路上越走越稳，越走越远。

30年前，扬州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我想，扬州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是世界的，她有这份底蕴、自信和能力。迎接建城 2500 周年，致力建设世界名城，全市文化艺术工作者正积极行动，传承创新，努力无愧历史馈赠，不负时代重托。继 2009 年编撰出版《扬州艺术丛书》第一辑后，我局再次组织专家学者围绕扬州清曲、昆曲、书法、篆刻、舞蹈、琴箫、工艺美术等 7 个专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扬州艺术丛书》翔实地记录了扬州专业艺术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对新中国建立后扬州文艺工作，既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又兼顾了相对客观的评价与定位。扬州 2500 年的建城史，就是一部气势恢弘、博大精深的史诗，而开放创新、包容融通的扬州文化艺术既是其孕育的产物，又是其重要华章。这套丛书既是扬州文化界人士献给扬州建城 2500 周年的贺礼，也是向世界推介扬州的一种方式。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扬州文化工作者在扬州建设世界名城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季培均

2012 年 9 月



《扬州艺术丛书》序

扬州,历史上曾经是我国东南部的交通枢纽和商业重镇,因为兼容并蓄了来自吴越、楚汉、中原乃至燕赵的文化精髓,形成了中华文明中充满个性与生机的扬州文化,由此也使她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这里风光明媚,景色秀美,只要你走进她,就会感受到游在画里、住在诗中的浪漫情趣;这里有独树一帜的园林胜迹,你能亲身体验到城在园中,园在城内的真实景致;这里有活跃的文化创造力和浓郁的文化氛围,连天上的二分明月,地面的十里春风,都隐藏着许多美丽动人的历史故事;这里有不同风格、不同门类的艺术品种,从这些不同特征的艺术形态中,你能触摸和探测到扬州人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这里有蜚声中外的扬州画派,透过那寓意深邃的画卷,你会感受到扬州人敢于冲破桎梏、励志创新的文化追求。

然而,千百年来,这个富庶、繁华的乐土,曾经承受过太多的苦难:鲍照的一篇《芜城赋》,写尽了千年前她的劫难和创伤;四百多年前的那场改朝换代的战争,多铎用屠刀让这座城池哀鸿遍野;七十多年前的日本侵略军,曾经在这片沃土上疯狂地掠夺和杀戮。然而,暴力没有能切断扬州人心中的民族情结,也没有能让扬州文化湮灭、断流、被同化。倒是一场鸦片战争带来的民族屈辱,改变了她的交通枢纽地位,一度给扬州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重创,并引起了一些人对她的前景的担忧。“一条津浦路,一条沪宁、沪杭甬路,几条大轮船,便把扬州倒栽下来了。”曹聚仁先生的这句话,道破了扬州由繁盛转而衰败的原因,也隐藏着他对于扬州能否振兴的深深疑虑。但他没有料到,失去的可以重建,而且会建设得更好。当铁路、机场、跨江大桥和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替代了当年的运河、长江、驿道后,那一度衰败了的扬州,又神奇地恢复了往昔的繁荣;他也没有料到,那丰富的文化遗产,是民



族文化传统的基因库,正是这个基因,使扬州文化得以世代凝聚、传承。他更不会料到,深藏在这座城市中的内在精神力量,又一次把扬州文化推向新的辉煌。这种文化精神,体现在社会生活方面,就是与时俱进的实践品质和包容开放的精神风貌;体现在艺术创作上,就是追求精致、追求创造、追求进步、追求弥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多姿多彩、浩瀚博大的扬州文化形态,就是在这种文化精神的律动下,保存、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扬州传统文化的延续,又是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形态展现。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扬州艺术丛书》,就是为了展现这种精神,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传播这种精神,使人们意识到保护好这些艺术遗产的重要意义。

我们都知道,艺术是文化精神的形象展现,它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而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延绵不绝,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它与其他形态的文化有着不同的传承体系。它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与承继的文化,是民族认同、凝聚、绵延的基本元素。在进入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今天,市场经济的大潮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缩小着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很多民间艺术的消失,很多区域性语言的消亡,警示着我们:必须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守护广大市民的精神家园。温家宝总理用我们的民族“文象”和“文脉”来指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我们必须提高“文化自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它是保护和壮大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是建设文化强市、复兴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也是我们编印这套丛书的重要原因。

《扬州艺术丛书》(第二辑)分清曲、昆曲、书法、篆刻、舞蹈、琴筝、工艺美术七个专题,成七本专著。每一本专著中,对本门艺术的形成历史、形态特征、艺术特色、名剧名作名曲、各艺术流派的风格和杰出艺术家,都作了详尽介绍。丛书中的每一专辑,不仅有丰富详尽的文字资料,还配发了音像资料,无法拍摄形象资料的作品,都配有CD,供读者参考。我们相信,这套丛书不但对扬州人了解扬州历史文化、了解地方艺术有帮助,而且对于所有关心与热爱扬州文化、关心与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也是有益的。

陆苏华

2012年4月



目 录

《扬州艺术丛书》序 陆苏华 / 1

源流：从小唱到清曲 / 1

元代小唱——清曲的胚芽 / 1

明代俗曲——清曲的沃土 / 8

清代中叶——清曲的全盛时代 / 13

清代后期——清曲的衰落时代 / 18

唱本：俗曲中的雅品 / 25

传统曲目及其题材分类 / 25

世俗社会的真实画卷 / 30

市井小民的善良心曲 / 40

平淡有致的美妙乡音 / 49

曲调：明清俗曲的渊薮 / 59

清曲的曲牌 / 59

清曲曲牌结构 / 64

清曲的歌唱、伴奏与演出 / 68

清曲音乐与其他戏曲音乐之间的关系 / 74





人物：名家传略 / 82

- | | | |
|-----------|-----------|-----------|
| 李楚仪 / 82 | 朱 权 / 85 | 郑 燮 / 87 |
| 邹必显 / 88 | 黎殿臣 / 88 | 陈景贤 / 89 |
| 潘 五 / 90 | 郑玉本 / 91 | 杨小宝 / 92 |
| 金 姑 / 94 | 钟培贤 / 94 | 黎子云 / 96 |
| 李伯樵 / 96 | 裴福康 / 97 | 朱绍臣 / 97 |
| 江子余 / 98 | 陆长山 / 98 | 尹老巴子 / 99 |
| 魏绍章 / 99 | 尤庆乐 / 100 | 王万青 / 100 |
| 葛锦华 / 102 | 臧雪梅 / 102 | 陈立祥 / 103 |
| 卢国才 / 103 | 陈淦卿 / 104 | 马福如 / 104 |
| 尤德祥 / 105 | 吕华山 / 106 | 王茂勤 / 106 |
| 张寿宏 / 107 | 曹文玉 / 107 | 张欣木 / 107 |
| 卞祖广 / 108 | 尤德仁 / 108 | 聂 锋 / 108 |

评说：学者眼中的清曲 / 111

- 胡适发现“扬州小曲” / 111
- 顾颉刚考证“扬州小调” / 112
- 卢前偶谈“扬州调” / 113
- 朱自清纵论“扬州歌谣” / 114
- 周作人闲话“苏北小调” / 116
- 任中敏题写“扬州清曲” / 117
- 郑振铎评点“扬州歌” / 119
- 阿英收藏“扬州满江红” / 120
- 王利器钩沉“扬州小调” / 122
- 赵景深关注“扬州小唱” / 123
- 周贻白溯源“扬州小调” / 124
- 张庚解析“扬州小唱” / 125
- 汪曾祺描写“扬州小曲” / 127
- 波多野太郎寻觅“扬州南音” / 128
- 安东尼亚研究“扬州民歌” / 130

文献(上): 聚盛堂刻本经眼录 / 133

- 《新刻小长工山歌》 / 133
- 《新刻古人名雇工姐号子书》 / 134
- 《新刻农家车水栽秧歌号子书》 / 134
- 《新刻刘一姐偷情小则刚》 / 135
- 《新刻下河调号子书绣香袋》 / 136
- 《新刻时调十杯茶》 / 137
- 《新刻扬州名班花鼓调》 / 137
- 《新刻五更里梳妆台十送》 / 138
- 《新刻口传抄本满江红灶老爷上天》 / 139
- 《口传抄本下盘棋》 / 140
- 《口传二十四个拍头增十不全》 / 141
- 《口传抄本小媳妇叹五更》 / 141
- 《口传凤阳悲调改良十二月花名过关》 / 142
- 《口传反唱悲调孟姜女过关唱歌》 / 142
- 《口传下河调十二月小郎》 / 143
- 《时新口传小妹妹打牙牌》 / 144
- 《时新小六子挂招牌》 / 144
- 《时调抄本十二月新想郎》 / 146
- 《名班抄本怕跳槽对口满江红》 / 147
- 《抄本金陵新到下盘棋湖北调十分离》 / 148
- 《抄本货郎相思三十六方》 / 148
- 《破字对字号子书串唱上大人》 / 149
- 《九十六马头找郎访郎上月光》 / 150
- 《太平花古(鼓)灯唱王瞎子算命》 / 151
- 《新抄玩灯唱王瞎子调情》 / 151
- 《栽秧号王瞎子算苦命》 / 152
- 《小姑娘别情》 / 152



《上海实事阎瑞生谋害莲英》/ 152

《美人诗八首》/ 153

文献(下): 王万青抄本经眼录 / 154

《南调》/ 154

《梳妆台》/ 156

《银钮丝》/ 158

《红楼梦》/ 158

《乌龙院》/ 160

《三国志》/ 160

《杂曲》/ 161

后 记 / 163

《扬州艺术丛书》跋 / 165



源流：从小唱到清曲

扬州地区流行着三种曲艺：扬州评话，扬州弹词，扬州清曲。扬州评话是说表艺术，扬州弹词是说唱艺术——这两者都离不开“说”，在历史上同出一源，故又合称为扬州说书。扬州清曲则是纯粹的歌唱艺术，在历史上曾被称做扬州小唱、扬州小曲、扬州小调，或广陵清曲、维扬清曲，有时又称扬州南音、扬州六书。它以歌唱为唯一的表现手段，是与评话、弹词完全异趣的一种曲艺形式。

元代小唱——清曲的胚芽

评话、弹词、清曲都深为扬州人民所喜见乐闻，又各具特色而不能相互替代。但长时期以来，对于扬州说书的整理和研究比较多，清曲则似乎被人们所忽视了。新中国建立前的几百年中，扬州清曲除了有少数粗劣的坊间刻本如《扬州小调叹十声》等传世外，大部分没有正式结集过，更没有人深入研究过。新中国建立后公开出版的有关扬州清曲的文字，虽然是多了一些，但是这些材料不用说在数量上只占全部清曲遗产的很小部分，而且从内容来看基本上也是侧重于清曲的音乐方面，对于清曲的历史和文学等方面则几乎没有给予重视。

清曲之所以不像说书那样引起人们的重视，是有种种原因可以探讨的。主要原因则可能有两个：一、扬州说书（包括评话与弹词）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像柳敬亭、王少堂那样誉满全国的大名家，而且历代都有众多的说书艺人，他们远比清曲艺人的队伍大得多；清曲的历史上虽也有许多名家、名





教坊演唱图

2 手,但他们的数量不及评话与弹词,影响也易于被淹没。二、评话与弹词在发展过程中曾产生了一大批具有曲折故事情节的书目与话本;清曲的曲目与唱本虽然也十分丰富,因为它更接近于抒情诗或叙事诗的形式,所以往往不如说书那样易于传播。这样,至少由于“人”和“书”两方面的原因,扬州清曲的影响长期以来被扬州说书所掩盖,其价值也很少被人提起了。

但扬州清曲是不是没有什么研究价值呢?它的发展史、它的文学成就、它的音乐造诣以及其他方面,是不是对于发展今天的曲艺没有借鉴作用呢?完全不是。

事实上,扬州清曲的历史比扬州说书更悠久,它在文学上、音乐上都有一笔相当丰富的遗产,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就我们搜集到的清曲资料来看,其传统曲目近五百种,字数近百万。其中许多篇章,不但有很高的文学审美价值,还有一定的历史认识价值。清曲的音乐遗产同样十分



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其曲牌达一百几十种之多。其中许多是在明清时就很流行的古曲,对于研究古代音乐来说无疑是很宝贵的资料。扬州在清代曾经是全国的戏剧中心之一,而扬州清曲与扬州戏剧的历史渊源尤为密切。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要研究中国戏剧不可不研究清代戏剧,要研究清代戏剧不可不研究扬州戏剧,要研究扬州戏剧则不可不研究扬州清曲。而且不仅如此,据我们统计,全国十四个省的二十三个戏剧或曲艺品种都或多或少接受过扬州清曲的影响,更有一些曲种系由扬州清曲直接衍变而成。

正因为扬州清曲是这样一个历史悠久、遗产丰富、影响未可低估的曲种,同时又是一个长期没有引起重视的曲种,目前又处于几乎要消失的状态,我们觉得花大气力去整理它、研究它、抢救它、复兴它,意义特别重大。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待到将来它完全成了古董之后,再来“临花感泣,对月诉衷情”(扬州清曲《黛玉悲秋》)。

扬州清曲是在扬州民歌的基础上,广泛吸收消化其他艺术营养而形成的抒情与叙事兼长的古典曲艺。它远与先秦国风、两汉乐府、唐曲子词一脉相承,近与宋金元诸宫调、元散曲、明清俗曲有密切关系。它孕育于元,形成于明,兴盛于清,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1981年10月,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陶钝先生在欣赏了扬州清曲传统唱段《黛玉悲秋》之后,在首届广陵书荟开幕式上说:“《黛玉悲秋》这个唱段是个老段子,听完之后,我们都觉得很有味道。”这表明扬州清曲这一古老曲种,今天仍有强大的艺术魅力。对这样的优秀古典艺术,进行一番全面的、认真的探索和研究,是放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光荣也十分艰苦的任务。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资料本来就不多,而且非常分散和零碎。我们打算就目前所接触到的材料,对扬州清曲的形成和盛衰、曲目和唱本、曲牌和音乐作一简论。谬误之处,还望方家正之。

扬州清曲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对这个问题,以前并没有人作过认真的探讨。虽然也有这样几种说法:一、认为“它在二百年前开始流行”(《扬州清曲选·前言》);二、认为“它起源于扬州时调,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民间文学》1980年12期);三、认为它“有二百多年历史”(《辞海·艺术分册》1980年2月版)。但严格说来,这几种说法都不正确。

扬州自古以来就是以“歌吹”闻名的繁华地方。据记载,早在南朝刘宋时期(420—479),南兖州刺史徐湛之就在扬州建过吹台、琴室。以扬州



地名命名的《广陵散》、《扬州慢》都是古代著名的乐曲名或词调名。在唐诗中,更常常可以看到诸如“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杜牧《题扬州禅智寺》)、“春风荡城郭,满耳是笙歌”(姚合《扬州春词三首》)、“霜落寒空月上楼,月中歌唱满扬州”(陈羽《广陵秋夜对月即事》)一类句子。这些说明扬州地方的音乐传统是古老而深厚的。宋元以来,扬州虽不复有唐代的繁华,但留存于民间的音乐却不会绝响。相反,由于宋代各种说唱形式如说书、鼓词、诸宫调等盛行一时,而扬州是东南重镇,不可能不吸引着各地的说唱艺人前来献艺。据我们所知,至迟在元代,扬州已出现了歌唱本地俗曲俚谣的所谓“小唱”。

元人夏庭芝《青楼集》载:“李芝仪,维扬名妓也。工小唱,尤善慢词。”小唱就是俗唱,它是相对于宫廷、官府、庙堂等正式场合歌唱的雅音而言的。小唱所唱的都是早已流传在当地的各种俗曲、俚谣、山歌、小调。所不同的是,从前人们是即兴地、自发地、分散地唱来自娱的;而“小唱”的出现则标志着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这些歌曲,自觉地钻研和提高歌唱技巧,特别是歌唱的目的不再是自娱而是娱人了。这些正是一个新曲种将要问世的征兆。

元代扬州小唱的详细情况我们是很难考证了。估计它不外是在正式歌唱之余的遣兴之物,或是妓女们用以娱客的玩艺。因为它的词与曲都比较粗犷、质朴、自由、清新,这就形成了它天然的特色——“野”和“土”。野者,不落俗套、直抒胸臆、不讲平仄、大体押韵而已;土者,歌词与曲调都具有地方性的色彩。

因此,元人芝庵在《唱论》中是把小唱列为一种“唱曲之门户”的。他说:“凡唱曲之门户,有小唱、寸唱、慢唱、坛唱、步虚、道情、撒炼、带烦、瓢叫。”可见小唱在当时人的眼中,已经具有某种区别于其他歌唱艺术的雏形了。

小唱出现于元代,并不是偶然的。

蒙古贵族凭武力侵入北方并统一全中国后,停止科举,断绝了文人仕进的道路。文人的社会地位一下子从所谓“四民之首”降到“八娼”、“十丐”之间。这样,文人们便不能不与下层的人民如市民、娼妓、优伶相结合。随着元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迫切,于是灿烂的元代文化——元杂剧和元散曲便应运而生了。元曲最初的发祥地是在北

